

Chapter 1

緒論： 重新思索社會學

再一次地，社會學又面臨了危機，社會學知識的產生原本 1
是為了全人類的福祉，且致力於重建理性的社會，這份雄心壯志，現在似乎已大不如前。目前甚至令人懷疑的是：社會學是否只剩下老舊的規範？。

自從一九七九年筆者撰寫第一版《社會學的觀點》(*Perspectives in Sociology*)以來，雖然至今標題仍出現「社會學」一字，但在本質上已經產生相當大的變化。社會學或許並沒有錯失所有的論述，但它卻錯失了很多原本屬於自己的特色。事實上，在不同的學術領域，包括了語言學、心理學、歷史學、傳播學以及文化研究，甚至是考古學，都曾經探討過一些披有「社會學」名號的論點。以「社會理論」或「文化理論」等名詞來代替「社會學」，說明了一項事實，亦即以探討社會本質為名所做的眾多討論，現在已交織了許多不同的學科，而不只屬於所謂社會學的學術支派。因而，或許本書第四版一個較適當的標題應該是：《社會理論的觀點》(*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尤其，我們重新回顧時發現：最近一些作品幾乎都是由哲學家反而不是社會學家來完成，而這些作品已經對社會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很多導致近期社會學發展的趨勢,已經逐漸浮現(至少以一種尚未成熟的形式出現)。本書第一版出版之際,這些趨勢只處於邊緣的位置;現在,它們已經佔了優勢,而且在國際上和不同學科間產生了極大的相互影響。為了對這些趨勢做出適切的說明,以及對它們在哲學上與理論上所產生的意義進行瞭解,我們有必要對本書的內容與形式加以重新改寫。在第一版或之後幾版中所論及的「觀點」,並沒有從社會學的發展背景中消失,但是如果站在當代的最前線來定義這些觀點時,便會發現它們的重要性已經萎縮。雖然在本書中依然會提及這些論點,但它們在內容上所佔的重要性卻已大不如前,而且被呈現的方式也有所改變。我們有必要將某些理論放在較為重要的位置上,尤其是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和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雖然前面版本亦有提及,但相較之下都是將它們放在邊緣的位置。

近代歐洲社會理論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改變,必須加以說明。戰後期間以迄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英美的社會學理論被認為是社會理論的先鋒,而且使社會學能達成它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目標(即變成嚴謹的科學)。雖然歐陸社會思想已經為人所熟知,例如偉大的法國理論家涂爾幹及德國理論家韋伯的著作,但立基於這些前輩的思想,而且將其更往前推進的英美理論,依然佔據最重要的地位。

一九六〇年代是以多事之秋而惡名昭彰。在美國,學生運動的爆發主要是為了反越戰,而歐洲的學生騷動在巴黎的「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the 'events' of May 1968, 譯者按:或稱五月風暴,原為法國巴黎的學生運動,卻連帶引起全面性罷工,許多當代法國哲學家都出面支持)中達到高峰,從而實質地改變了社會學的內涵。英美社會學的思潮開始被指控當它想要變成嚴謹的科學時,反而陷入知識上的自滿和政治上的不誠實,事實上,它往往更像在為某種商業上、軍事上及國家的意識型態提供正當性。對社會學應該成為一種科學的想法,開始受到強烈的挑戰。據此,主張社會學應較為軟性(soft),而不應一味地強調生硬的科學規則,此一說法開始流行起來(例如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和俗民方

法論(ethnomethodology) 。

源於一九六〇年代的回應，相當程度地使英美社會學成為今日的樣貌：亦即不斷地嘗試將這些科學政治化(politicise)，建立起自身足以批判現代社會的能力。首先是重新評價馬克思主義，其次是重新評估歐洲的社會思想，尤其是深受馬克思所影響的各派思想。

馬克思(Karl Marx)現在同時與涂爾幹(Emile Durkheim)、韋伯(Max Weber)並列為當代社會學的三位重要創始人，即使在前面的版本中我們並沒有將馬克思的名字與其它兩位並列；但是，不可否認地，在一九六〇年代早期，馬克思的分析模式已被認為過時。雖然馬克思理論仍有存在的價值，但他主要的論點(預測工人階級會在先進的工業國家中發動革命)已被西方戰後的社會繁榮和政治沈寂證明是錯誤的。伴隨著社會學的發展所引發的失望情緒，導致某些人開始重新地再思考馬克思的理論，馬克思理論因而被認為遠比當時所理解的更加複雜，更具源遠流長的關聯性。進一步地說，在社會學的主流論述之外，馬克思的思想已經再度被詮釋而且發展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它是由歐洲的學者或為了躲避納粹迫害而逃至美國的學者所建立的。

馬克思思想所延伸的學派，對壓迫性的政治和行政權力提出批判，已經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發展的重點之一。對新一代、具批判精神的社會學家來說，此一傳統更具吸引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與日俱增的聲望，而這意味著歐洲社會思潮也開始受到英美社會學界的重視。在此之前，它們即使沒有受到譴責，大多數人也不表贊同。

法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作品，大為鼓舞了歐洲社會思想，並向英美進軍。在結構主義的名號下，一個新穎的、明顯激進且不同於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概念在法國出現了，尤其是在巴黎，時間可追溯至一九六〇年代。此一方式似乎提供了一種成功的科學社會學前景，然而，當時並沒有任何人對它有所期待。阿圖塞的作品(被視為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似乎結合以下深具吸引力的特色：(1)對一種真正科學社會學的期待；(2)採取了最新式馬克思主義的型態；

(3)有強烈的政治意涵。阿圖塞的作品所持續產生的重大影響和辯論，只是更加證明社會學中有趣、新潮和大量被討論的著作，正逐漸風行於歐洲。

阿圖塞「結構主義式的馬克思主義」的流行，也使得對二次大戰期間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了重新的定位。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所引起的興趣，其歷史是回溯到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時代，預示了社會學走向政治化的重大變遷。馬克思的作品之所以被徹底地揚棄，是因為基於以下的理解：認為它只不過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不平等的不正義現象提出批判，但是，現代西方經濟發展已經不像十九世紀晚期般顯現出赤裸裸地剝削；再者，工人階級也無法順應馬克思理論的要求，成為重要的革命力量。西方馬克思主義認知到，而且也看到了這些事實。不過，它也指出，馬克思基本的思考方式並不會因這些發展而失效。重新思考馬克思的研究方法(method)，將有助於分析當代的社會狀況。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之下，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很多不同的嘗試紛紛出籠，大部分都強調需要將馬克思的理論朝向資本主義裡對文化(culture)批判的方向。資本主義社會支配與安撫工人階級並不只透過直接的經濟與政治力量，也透過文化部門的控制。經由意識型態的操弄，形塑

4 社會成員的慾望和信仰，資本主義說服大量的人口，讓人們相信他們生活得既快樂又滿足，即使(事實上)生活中所產生的喜悅和報酬，相較於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生活安排而言，其實是既膚淺又不真實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異軍突起，深深影響了一九六 年代之後的社會學發展，我們因此採取不同的方式將焦點集中在它們所做的文化分析和批評上。我們強調，在社會學上與日俱增的影響力正從對經濟不平等的批評轉入對文化宰制的批評。

即使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在英美的社會學界享有盛名，但在他的故鄉巴黎，已經開始有了反對的聲音；在那裡，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均因看到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包括阿圖塞本人在內)在政治上無法產生影響而有所覺醒。這股反彈的聲浪不只針對阿圖塞，也針對

結構主義學派及其相關思想。這些新一代思想家〔其中最優秀的要算是傅柯(Michel Foucault)和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批評西方社會及其社會思想的傳統，而且他們的研究也擺脫了馬克思的教義。他們為某些結構主義的思想所影響，但同時也懷疑結構主義的其他面向；這種對結構主義既接受又批評的態度，使他們贏得了「後結構主義者」(poststructuralists)之名。

後結構主義學家首先反省結構主義，然後反省社會科學(science)的想法，這組成了第二項有助於本書改頭換面的重要發展。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及其對政治化社會學的努力，導致一種思考模式，在此一思考模式中，西方社會主要因其意識型態的宰制而受到批判。它基本的想法是：社會科學必須顯現社會的真實面，並揭露它虛假的意識型態。但對後結構主義者而言，這一點也不正確。認為知識可以透過理性、且以科學為基礎的社會再組織來完成真正自由的這種想法本身，特別也是一種意識型態的(ideological)觀念。它源自之前的西方思想，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啟蒙主義(經常指十八世紀)，其想法就是認為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將人類理性思維的能力從權威的宰制中(像教會和國家)釋放出來。因此，被解放的理性可以對社會進行真正的瞭解，正如同理性讓我們瞭解自然一般，進而可對抗傳統的權威，藉用這些知識來對社會進行重組，進而增加人類普遍的自由。對理性的擁護建立了現代哲學的基本圖像，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參見第六、七章)留給後人兩個重要概念：(1)嚴格地區分身體與心靈，而理性被視為是一種純粹的心智活動；(2)心靈與理性的自覺，也就是說，我們的理性組成了意識，我們察覺到、而且因此知道我們自己心靈的內涵，並瞭解理性的運作。雖然這二個概念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但它們也常常被質疑，甚至新興的論述也對它們提出了嚴厲的攻擊。

啟蒙主義(Enlightenment)的思潮被認為是現代社會意識型態結構的一部分，而揭露這樣的事實即成了當務之急：對「啟蒙計畫」(透過科學知識會為全人類帶來普遍地自由)的批評成了重點，甚至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評。因此，馬克思所留下來的社會學遺產再度受到討論。

現在, 他被後結構主義者視為是啟蒙計畫的一部分, 一如涂爾幹。後結構主義讓社會學(或是一般的科學)以科學之名來批判意識型態的技術, 來對付它自己。社會學(和一般的科學)經常被批評為只是一種意識型態。而以科學來研究人類和社會的想法在以前即受到批評, 但在最近, 它受到比以前更多且更強烈的質疑。事實上, 後結構主義的解釋常常被指控為純粹是一種虛無主義, 也就是說, 它消極地拒絕現有的信仰; 然而, 這將使各類知識都無法成為可能, 而且排除了所有理論知識可能改變人類生活的希望。這些後結構主義者的想法似乎否定了所有知識的可能性, 因此, 科學的預示似乎對社會學一點幫助也沒有, 更不可能提供什麼解決之道, 進而促成了近代的危機之說。本書的第二項目標便是要呈顯這些關於社會學的可能性, 以及其重要辯論實際上如何再現社會學的連續性; 它們同時也顯示社會學如何在其長期奠定的基礎之下, 反過來批判自身所蘊涵的意識型態之轉折。

從前述被提及的事件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是以貫時性的方式來說明我們想說的內容。這是本書與之前的版本另一項有意義的差別, 在本書中, 我們以一種恆久的(atemporal)風格來詮釋社會學觀點。當然, 這些為我們所討論的、介於思想與取材之間的貫時性連結是非常複雜而且多面的, 且是認為過去三十多年來(或是更久)理論上的變遷遵循著一種明確、卻又鬆散的模式基本上是對的。

據此, 本書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 我們討論了十九世紀的古典理論家, 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 第二部分, 進入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學發展, 透過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六〇年代期間, 對英美社會學影響深遠的理論來加以說明; 第三部分, 介紹了源於一九四〇年代, 而在一九六〇年代對英美社會學有重大影響的理論, 這些理論引起學者對歐洲社會學理論產生新的興趣; 第四部分, 處理歐洲理論最新的動向, 包括反對者的回應。不用說, 社會學史的視野對這本書發揮了再建構的作用。它是一則「故事」。而強調每件事物(everything)的當代智慧最後不也都是個故事嗎!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本試閱版僅提供尚未上市的校稿版本，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先睹為快。所以，此試閱版本不論是內容或排版，都與最後上市的版本，仍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Email：weber98@ms45.hinet.net)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正式送印之前能做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

